

鐵血壯士行

王兆槐與戴笠

●汪清澄（前台灣大學教授，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棄文考入黃埔四期

前軍統局幹員王兆槐號鐵笠（音漢），浙江遂安人，一九〇六年（清光緒卅二年）三月二十七日生於遂安縣的芳梧嶺，其父王心咸是個生意人，清末遷往杭州經商，王兆槐隨父母在杭州成長讀書。童蒙教育跟大部分中國人一樣，由私塾開始，誦讀四書五經。民國肇建後開始讀新制小學，由於天資聰敏，升學順利，由小學、中學，十八歲時畢業於杭州體育師範。當時國勢積弱，革命浪潮洶湧，王兆槐受風潮影響，乃於一九二五年離家，遠走廣州，考入黃埔軍校四期步科，棄文從武，立志軍事報國，從此展開不平凡的一生。

在軍校學習期間，即開始受戰火洗禮，以學生軍身分參加東征之役，表現英勇。一九二七年軍校畢業，適逢革命軍北伐，即正式參加作戰，歷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、副官處長、團附等職。

送公文騎死一匹馬

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，進展順利，在徐州設立總司令部，王兆槐在總司令部任上尉參謀，主要任務是遞送重要作戰命令及催寫通報。當時前軍統局長戴笠也是上尉參謀，做連絡工作，在隴海及津浦兩鐵路沿線搜集情報。兩人是同期同學，常常碰面聚談。那時總司令部的參謀處長是林蔚文，參謀處裡有少將高參熊式輝、上校參謀盛世才、湯恩伯等。有一天，他奉命送一份重要的軍事命令給前線的總指揮陳調元，要陳調元部於第二天攻擊前進。當天剛巧參謀總長楊杰及高參熊式輝乘汽車赴前方視察，他要求搭便車以爭取時效，總長楊杰沒說什麼，熊式輝卻拒絕了，冷冷的說：「你騎馬去吧！」

王兆槐官小職卑，只好騎馬趕送公文，策鞭疾跑，馬不停蹄，直跑了一天一夜才到達陳調元總部交付公文，公文送到，馬兒也

死了。這件事使他印象深刻，畢生難忘，也始終不解，為什麼一個總司令部的上尉參謀，不能搭乘高級長官便車趕送重要文件，而要他去騎死一匹馬呢？

戴笠在鐵路上的工作也好不到那裡去，做情報是要花錢的，但戴笠沒有特別費，只有上尉薪餉，根本不夠用，只好靠家鄉的老母戴老太太由江山縣（浙江）寄錢接濟，維持生活也支援工作。徐州是軍事重地，情報員戴笠卻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，常在火車站打地舖睡覺。使王兆槐覺得太不像話，以私人關係替戴笠介紹了一家印刷舖，才解決了住的問題。由於有這麼深厚的關係，所以戴笠後來當了特務處長後，王兆槐也被延攬進到特務處工作。

在滬義釋四十死囚

一九三五年春，日寇覬覦長江口的野心已露，淞滬吃緊，戴笠把王兆槐由浙江省保安處長，調到淞滬警備司令部任稽查處處長

。警備司令是楊虎，楊虎的太太陳華女士是戴笠的好友，對戴笠在上海的情報佈建非常盡力，所以戴笠要求王兆槐務必盡力協助楊虎司令。「八一三」淞滬戰役爆發，日寇進襲上海，十五日戴笠抵滬，策劃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，十六日給王兆槐一封親筆

信大意是：「此次中日戰爭，固為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，但亦為我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下革命團體生死成敗之所繫也。吾人在此時期，應如何不避艱險，努力工作，以報領袖與黨國，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。萬望兄以身作則，立即激勵所屬同志，不畏難，不怕死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工作。情報務期確實而迅速……」。

就在同一天下午，戴笠又給王兆槐下了一道命令，要他把存放在上海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倉庫內的武器彈藥，搶運到南市。戴笠不同於常人的地方，是能夠注意別人不注意的要務，緊抓住別人所忽略的工作。日本人的倉庫裏存放著武器，別人不注意，他卻注意到了。

這時，黃浦江裏停著八艘日本軍艦，國軍和日軍在交戰狀態下，戒備森嚴，入夜兵艦上的探照燈不時向四周探照，發現情況，會立刻開砲射擊。所以這一任務非常困難、非常危險的，但是戴笠的命令不打折扣，必須做好。

王兆槐向招商局借了三艘駁船，挑選四十位年輕力壯勇於任事的同志，本著「不畏

難，不怕死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工作」的精神去進行。他帶著陳邦國、劉耀、鍾鑄人、陳步雲等人，率三艘駁船，在閃避敵人兵艦探照燈的空檔裏，於十六日夜晚九點多鐘順利抵達倉庫碼頭。

倉庫用大鐵鎖鎖著，鎖環比大拇指還粗。他們帶有鋼鋸，用濕毛巾裹住鎖環，把鎖鋸斷。這項工作，幾乎耗了半個鐘頭。敵兵艦上的探照燈照來，大家匍匐在地上不動。鋸斷鐵鎖，打開倉庫，果如戴笠的指示，分毫不差，裏面堆滿嶄新的馬牌曲尺左輪手槍、輕機槍、三八式步槍、各種子彈、航空器材。他們動作迅速，先搬運手槍、輕機槍，再搬運步槍和各種子彈，從九點多鐘開始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鐘，裝滿三條駁船，安全運回南市，每個人都已精疲力竭，動彈不得。但任務圓滿達成，而且做得乾淨俐落，很符合情報員的要求。

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設在南市的白雲觀，王兆槐的家則安置在法租界的薩坡賽路。這時，謝晉元團長正率領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，謝晉元也是黃埔四期畢業生，和王兆槐有金蘭之誼，交情深厚。因為堅守四行倉庫，重創日寇，毫不退縮，受到上海市民熱烈的擁護和崇拜，送給謝團長的慰勞品雖無法直接送到四行倉庫，不知什麼走漏消息說稽查處長王兆槐可代轉送達，於是慰勞品湧向薩坡賽路王宅來，堆滿院子。王兆槐的太太王持平（搥琴）不能拒收，但是由法租

界至四行倉庫，要經過公共租界，是一段長路，敵軍已經將四行倉庫包圍，要送東西，困難重重。王持平女士非常能幹，在極端困難的狀況下，還是一批一批送過去，直到交通完全斷絕。

日軍包圍四行倉庫後，把對外的電話線都切斷了，卻留下一根通薩波賽路王兆槐公館的電話線，並且通知王公館，這是通往四行倉庫唯一的專線，要他們負責收聽。這一下，可把王太太王持平忙壞了，她三天三夜守候在電話旁邊，負責聯絡四行倉庫。四行倉庫傳出來的消息，她立刻報告戴笠和有關係各方面。外面打給謝晉元的電話，她也轉過去。一直到這條專線被切斷，王持平才鬆了一口氣。當專線還沒有切斷前，有一個租界的外國人突然來到王公館，要找王處長，王持平說：「這裏不是王公館。」

「那是誰？」外國人指著牆壁上王兆槐的照片說：「不要怕，我不是來抓你們的。請你通知謝晉元團長，租界要求不要再抵抗，不要再放槍，以免影響租界安全。現在作戰的部隊已全部撤退，戰事已經結束，四行倉庫單獨抵抗，也沒有多大用處。」

「一切聽候蔣介石委員長的命令。」王持平把外國人的要求通知四行倉庫，謝晉元這樣回答。

戴笠電話通知王持平，任務完畢，要她趕快放棄薩波賽路住宅，以策安全。王持平遵照指示，立即搬到翁州飯店，但戴笠又給

王持平來電話，說這是漢奸開設的旅館，要她快搬，她只好又趕緊搬走。

王兆槐設在白雲觀的稽查處；直到日寇攻抵石灰橋，距白雲觀僅半小時的路程，才放棄撤走。臨走前，王兆槐還放走四十多名已判決的死囚，對這些死囚當時已無法請示怎樣處置。他心想，都是中國人，如果在敵人到達前半小時將他們殺死，於心何忍？於是打開牢門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都是死刑犯，敵人馬上就到，我自作主張，把你們放了，希望你們從今以後，好好做人，不要再犯法，趕快出去吧！」

「謝謝王處長再生之恩！」四十幾個人沒有一鬮而散，都跪了下來，叩了一個頭，流著眼淚，異口同聲致謝後，才分別離去。王兆槐不知道這件事處置得對不對，但他心裏覺得十分舒服。王兆槐在上海的情報工作，很成功，他手下的情報員楊太太陳華出力很多。

運機智逮捕韓復榘

一九三八年，王兆槐調升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桂林辦事處主任兼少將總隊長，繼而再調西安監察處處長、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處長等職。一九三八年一月戴笠奉命逮捕山東軍閥省主席韓復榘，這一艱鉅的任務，戴笠又交給老搭檔王兆槐來執行。

那時正是全面抗戰的第二年，韓復榘是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，手下

握有重兵，警覺性也夠高，要把他弄入甕，不是簡單的事。

爲什麼要逮捕韓復榘呢？原因是抗戰開始後，軍委會把津浦線劃歸第六戰區，任馮玉祥爲司令長官，負責津浦沿線指揮作戰。山東在馮玉祥司令長官的轄區之內，韓復榘是馮玉祥的舊部，使馮玉祥自認在山東作戰沒問題，必可指揮裕如。不料，馮玉祥到了濟南，韓復榘冷眼以對，沒把馮玉祥當長官看。把馮玉祥氣得要命，立即離開濟南，退至泰安。原來韓復榘暗中早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勾結，由日寇在山東、河北南部成立「魯中國」，讓韓復榘做「魯中王」，由於懷有「魯中王」的迷夢，韓復榘以爲日軍不會侵犯他的「魯中國」（山東），但他沒有想到，日軍不佔山東，怎能打通津浦路呢？於是日軍沿津浦而下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日韓復榘放棄濟南，三天後日軍佔領濟南，韓復榘未放一槍，就把整個山東丟掉了。馮玉祥對這個不肖的部屬，痛恨萬分，力主嚴辦，以肅軍紀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戴笠接到軍委會的命令：「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，不遵命令，放棄守土；勒派煙土，強索民捐，侵吞公款，收繳民槍，罪大惡極，無以復加。著即革除本兼各職，拿交軍法執行總監，依法懲治，此令。」但手握重兵的韓復榘，一紙命令可以逮捕嗎？他會不抵抗嗎？如果逮捕不到，消息走漏，他鋌而走

險，率部投降敵人，必造成很危險的局面。所以投鼠忌器，祇能誘捕，不能打草驚蛇。

濟南失守後半個月，蔣介石委員長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，韓復榘也應邀與會。戴笠決定利用開會時間，著手逮捕。於是先期帶著王兆槐和十二位壯士勇士行動壯士人員，由漢口抵開封，部署一切，由王兆槐壯士負責逮捕的全責。當戴笠途經鄭州時，和鄭州警察局長軍校第四期同學楊蔚面談，楊蔚不滿韓復榘不戰而棄濟南，說了許多重話，被戴笠申斥，反而推崇韓復榘，弄得楊蔚莫名其妙，心裡很不服氣。戴笠還要他爲韓復榘準備行館。韓復榘畢竟不是省油的燈，前來開封開會，如臨大敵，帶了一團精銳和一個警衛連。乘裝甲列車抵達。警衛連的武器清一色的二十發木殼槍，但會議進行時，韓復榘的警衛連不能進入會場，開會不久，突然發出緊急空襲警報，停在車站的運兵列車，躲避警報，都馳離車站，韓復榘的專車自然也開走了。一團部隊當然也離開了。他的警衛連和一團部隊在警報聲中分別被悄悄的繳了械。韓復榘被蒙在鼓裡，一點也沒有發覺。晚上八點多鐘，警報解除，與會的將領們走進休息室，先進去的人感覺到氣氛不對，預感會發生事故。一會兒，韓復榘也走進休息室，王兆槐率領的同志迎上去，一邊一個，扶攙著韓復榘，迅速離開休息室。這時車站上有一列專車升火待發，車廂不多，專車上有湯恩伯的一連士兵。王兆槐陪著韓復榘

登車，立刻指揮開車。沿途大站小站，都不停車，一直開到漢口。

載運韓復榘的專車離開開封，軍事會議繼續開會，才宣佈了韓復榘不遵守命令，失地誤國，已經逮捕，韓復榘的部隊由孫桐萱統率指揮。孫桐萱參加過廬山軍官訓練團，忠於國家，早就不滿意韓復榘的作爲。所以，第三集團軍不因韓復榘被捕，發生絲毫問題，而成爲堅強的抗日部隊。

王兆槐陪著韓復榘到了漢口，住在一棟兩層樓的花園洋房，陪他下棋聊天，十分優待。他向王兆槐許下很多願，將來如何，如何，王兆槐表示感謝，一一接受了。審訊韓復榘的會審法庭，由七位將官組成，由何應欽上將任審判長，徐源泉、秦德純等人陪審。前後開庭三次。韓復榘曾要求晉見何應欽部長，何部長也單獨接見了。最後判處極刑，一月二十四日在漢口槍斃伏法。

抗戰以來，李服膺因大同失守，被處極刑。有人說李服膺不戰而失大同，奉有命令，死得冤枉。同時李服膺也沒有韓復榘所處的地位重要，大同也比不上濟南。所以韓復榘伏法，才真正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。

拆建司令台顯快功

自首都南京遷都陪都重慶後，王兆槐調任軍統局特務第五團團長，負責蔣介石委員長及全軍統局的安全，每次孫中山總理紀念週或其他集會，都由王兆槐擔任指揮官，參

加紀念週的人，經常在千人以上，身分不同，服色各異，但戴笠卻要求王兆槐在不同中求統一，在形形色色中整理出秩序，排成整齊的隊伍。他要按照各種服裝、各種顏色，各歸一起，按著高矮，排列成行。因爲不是部隊，沒有班長、排長，沒有連長、營長，全靠指揮官王兆槐一人，要把這一千多人整理出頭緒來，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王兆槐卻

做到了。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八週年，舉行紀念大會，這是創舉，沒有成例。由大會秘書劉啓瑞、指揮官王兆槐、總務郭斌三人負責籌備。會場在重慶羅家灣廣場，可以容納兩千多人，臨時搭一座司令台，歷經數日，已經搭好。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多，戴笠前來巡視，認爲司令台搭的不夠氣派，找來王兆槐和郭斌，要他們拆掉重搭。然而談何容易，一夜之間能搭好一座司令台嗎？郭斌在一邊嘟囔著，王兆槐沒有吭氣。他知道戴笠的字典裏沒有難字，不可能的也得變成可能；做不到也得做到。劉啓瑞趕緊跑來，和王兆槐、郭斌就在廣場開臨時小會決定。立刻拆掉已經搭好的司令台，召來加倍的工人，按照戴笠的指示，漏夜搭建。

郭斌、王兆槐一夜沒睡，劉啓瑞也陪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鐘，戴笠看到新搭的司令台，滿意的笑了。劉啓瑞、王兆槐也跟著笑了。戴笠對於任何事都要盡善盡美，一點也不能馬虎，做不好重來。跟隨他工作的情報員，自然養成認真的習慣，做不好絕

不放鬆，改建司令台就是一個例子。一九四四年，王兆槐轉任財政部戰時貨運豫皖貨運管理處簡任處長，抗戰勝利後調任交通部京滬區鐵路管理局簡任警務處長，不久升任鐵路管理局副局長、局長。

國大建言功在國家

一九四八年在故鄉浙江遂安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，高票當選，參加歷次國民大會及其他有關會議，發抒宏論，切中要旨，曾多次當選主席團主席及全聯會常務委員。

政府遷台後，王兆槐進入戰地政務研究會第十六期受訓結業，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，又曾任國防部少將高參、設計委員。屆齡退役後任台灣漁業公司董事及交通銀行董事。畢生奉獻國家，曾獲授勝利勳章、四等雲麾勳章、抗戰紀念章、交通部鐵路勳章、忠勤勳章、青天白日榮譽紀念章、中國國民黨黨齡五十年榮譽章、中華民國行憲三十年紀念章。著有「對敵鬥爭技術研究」一書。一九七〇年籌組台北市道安同鄉會，當選首任理事長，造福旅台同鄉。一九八四年因病辭去理事長，病中仍贊助同鄉會舉辦畫展義賣，熱心公益，令人敬佩。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病逝，高齡八十一歲。王兆槐夫人王揖琴女士，一九七五年逝世，男公子王度媳孫素琴均獲得碩士學位，在美國創業有成，女公子王安安留美，內外孫男女共九人，就讀有成，服務社會，各有成就。